

Christopher Janaway © 著 龙江 译 陈毅平 校

牛津通识读本

叔本华

Schopenhauer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英国] Christopher Janaway 著 龙江 译 陈毅平 校

叔本华

牛津通识读本 ·

Schopenhauer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叔本华/(英)贾纳韦(Janaway, C.)著;龙江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5
(牛津通识读本)
书名原文:Schopenhauer: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ISBN 978-7-5447-1209-5

I. 叔… II. ①贾… ②龙… III. ①叔本华, A. (1788~1860)-
生平事迹 ②叔本华, A. (1788~1860)-哲学思想 IV. B516.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50093 号

Copyright © Christopher Janaway 2002

Schopenhauer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2.

This Bilingual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Chinese and English edition copyright © 2010 by Yilin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07-046 号

书 名	叔本华
作 者	[英国]克里斯托弗·贾纳韦
译 者	龙 江
责任编辑	何本国
原文出版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湖南路1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译林出版社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徐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	787×960 毫米 1/32
印 张	9.125
插 页	2
版 次	2010年5月第1版 2010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1209-5
定 价	18.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025-83658316)

序言

夏中义



通览《叔本华》译本，有些心得，愿与作者、译者、编者和读者分享。

英国学者贾纳韦当属饱学之士，故能这般自信、凝练、准确地概述叔本华其人其著，宛如塑了一尊精神铜像。为西方哲学开非理性主义先河的叔本华，既擅长系统思辨，又通晓文学章法，竟将其名著《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的四个板块（认识论、意志论、美学和伦理学），写得像音乐那般富有曲式变化。相应地，贾纳韦的文字及其汉译，亦能在精致缩微叔本华哲学建构的框架里，不失语感的弹性和可读性，颇为难得。这大概是对“牛津通识读本”之“通识”一词的文体承诺。

在高等教育义域，“通识”有别于“专业”。“专业”侧重于知识型课程及相关智能、技能规训，“通识”则要为学子的人格养成提供价值型资源。前者旨在“专业成才”，后者旨在“精神成人”，即为学生一辈子把路走好打底。这用 19 世纪中叶英国教育思想家纽曼的话说，便是“专业”属教学范畴，“通识”才属教育范畴。

当物质至上和消费主义如迷雾弥漫地球，连静穆的世界名校也愈益躁动的今日，纽曼的思想遗产，不仅凸显永恒，更变得

警策。于是，人们也就有理由对“牛津通识读本”滋生新的期盼。这就是：包括贾纳韦在内的学者，若能深挚地体恤学子对“精神成人”的潜在渴求，则其笔端或许会少一份学院派的矜持，转而感到世界学术典藏中去寻觅更具针对性的优质营养，来有效地缓解学子“成长的烦恼”。

这落到《叔本华》一案，也就意味着有两种写法。一，比如追溯叔本华哲学的元概念“意志”一词，本是对康德“物自体”和柏拉图“理念”的创意性合成所致，这是典型的学术史路子，也是学院派所恪守亦最擅场的。还有第二条路。不依傍知识学学科谱系，而直接从《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读出让自己心灵颤栗的人本忧思，不仅切实地缓解青春期特有的灵魂阵痛，而且嗣后转化为文哲探索的第一内驱力即精神能源——这是王国维青年时曾走的路。

青年王国维不是贾纳韦。王国维当年没有能力从西方哲学谱系来系统解析叔本华，但这并不妨碍他从叔本华读出了其心灵成长最亟需的价值启示。这叫“心有灵犀一点通”。

记得贾纳韦曾写到叔本华 1818 年完成《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这一里程碑后，整个德国学界竟置若罔闻。然叔本华依然坚信：“一代人欣喜若狂地赞同我写的每一行字的那个时刻必定会到来。”（1843 年 5 月 17 日致函波洛克豪斯）1848 年后，已臻晚境的叔本华终于收获了迟到的光荣。但他做梦也想不到，在其身后四十二年，即 1902 年，在万里之遥的中国大陆，有一个叫王国维的无名之辈，竟捧着他的那部英语版名著，整整啃了两年。后来这竟使青年王国维的学业如火山喷涌：1904 年首发《红楼梦评论》，1905 年出版《静安文集》，1907 年出版《静安文集续篇》，1908 年刊发名著《人间词话》，既揭开 20 世纪中

国文艺美学的辉煌序幕,又为 20 世纪中西美学关系史奠基。都说用文言文写的《人间词话》堪称“国粹”,然有识者却屡屡从青年王国维的墨迹中读出了叔本华。事实上,叔本华无涉功利的审美体验论(贾纳韦概述为“无意志的沉思状态”),已经成为青年王国维的人本—艺术美学的思辨基点。

世界上究竟有没有能穿越时空的思想史或心灵史?这就像问:“有无上帝?”信徒说有,不信者说无。深信青年王国维会认同有思想史或心灵史,否则,在 1902 至 1908 年间,他就无计与叔本华在人类精神星空作神圣相遇。

“通识”教育之根,恐怕不在学术史,而在思想史或心灵史。

2010 年春于沪上学僧西渡轩

前 言

本书旨在对叔本华哲学提供一个赞同兼批评式的评述。叔本华构建了一个包括形而上学、认识论、精神哲学、美学、伦理学和人生意义在内的体系。但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其哲学鲜有追随者,他也从未建立过一个学派。他对思想史的影响更多地表现在激怒从瓦格纳到维特根斯坦的一代又一代艺术家和思想家,并激发他们的灵感。他的部分思想与后来的弗洛伊德不谋而合,他最重要的哲学影响是对尼采的影响,后者起初发现他的悲观主义结论很有吸引力,后来又认为这些结论令人厌恶,但始终与他的“伟大导师”保持密切的对话。叔本华是一位真正的无神论者,他从根本上质疑人类存在的价值。存在对叔本华来说是一种漫无目的的、痛苦的抗争,被一种我们无法控制的无意识力量所驱使。要从这种存在中解脱出来,必须通过审美经验、悲天悯人和自我否定来舍弃我们的个体性。在审视叔本华哲学体系的所有主要方面的同时,本书希望凸显他就人类存在所提出问题的挑战性。

克里斯托弗·贾纳韦

2001年8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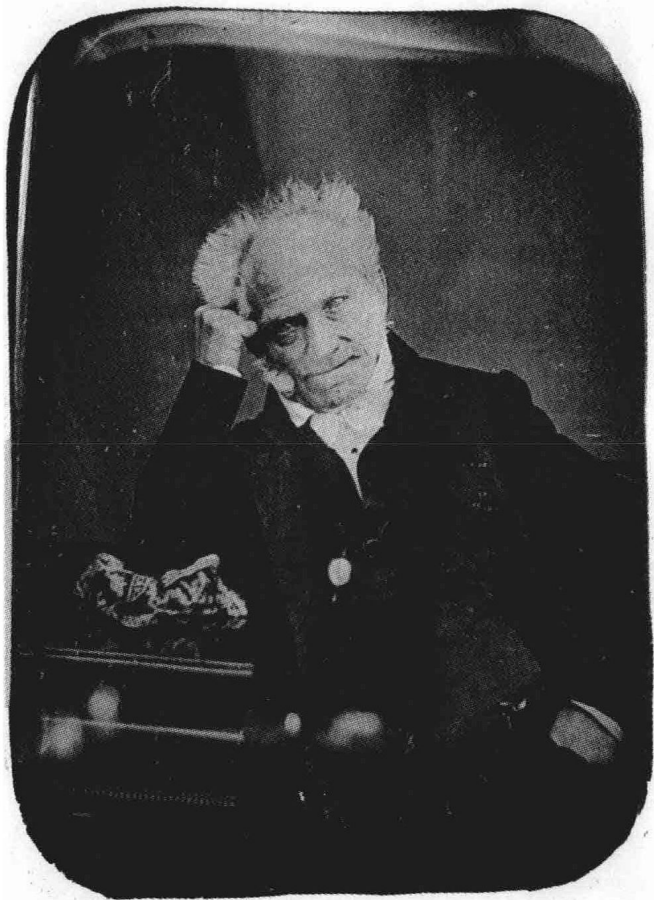


图1 叔本华：用达盖尔银版法拍摄，1853年6月4日

目 录

前言

- 1 叔本华的生平与作品 1
 - 2 现象之内与现象之外 14
 - 3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28
 - 4 意志、身体和自我 42
 - 5 性格、性和无意识 55
 - 6 艺术与理念 70
 - 7 伦理学：正确看待世界 88
 - 8 存在和悲观主义 100
 - 9 叔本华的影响 120
- 索引 120
- 英文原文 137

叔本华的生平与作品

阿图尔·叔本华1788年生于但泽,1860年卒于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他在生命的最后十年曾留下几张照片,从中我们可以获取对他最直接的感觉。他看上去脱俗不羁、坚忍不拔,但是炯炯有神的目光背后却藏着机警锐利的头脑和几许顽皮——这与从其作品中浮现出来的那个人格角色不无契合之处。叔本华直到生命晚年才开始享受某种程度的名誉,然而其哲学思想却并非老年或中年阶段的产物。虽然他发表的大部分著作完成于四十五岁定居法兰克福之后,但早在1810至1818年间他就构建了后来令他享誉世界的整个哲学体系。诚如尼采后来所言,我们应当记住,正是一个二十多岁的人以充满创造力和反叛精神的能量创作了《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成熟阶段的叔本华专注于强化和补充他在这部杰作中所阐述的立场,但该著作却一直被知识界所忽视,直到他临近生命终点。

精神上的独立是叔本华最具个性的特征。他著述时无所畏惧,藐视权威,对他眼中德国学术圈徒有其表、因循守旧的传统深恶痛绝。但是在这背后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实,即他在经济上的独立性。在步入成年的1809年,他继承了一笔遗产;若假以精明的管理,这笔钱足以让他衣食无忧地度过余生。叔本华出生

时,其父海因里希·弗洛里斯·叔本华已是但泽富甲一方的大商贾。父亲四海为家,信奉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与共和主义。当但泽被普鲁士并吞后,他离开该市,迁移到自由城市汉堡。阿图尔与父亲有一共同点,即都热爱法英两国文化,对普鲁士民族主义怀有恐惧。为儿子起“阿图尔”这个名字是因为好几种欧洲语言中均有此名——虽然其用意主要是希望孩子将来从事设想中的泛欧贸易事业。后来,叔本华觉得他还继承了父亲情感丰富、容易沉迷的个性。父亲死于1805年,很可能是自杀,这对叔本华是一个沉重打击。

叔本华在学校接受了广博而丰富的教育,而且富庶家庭所提供的旅行经历和社交机会进一步提升了叔本华的素养。在九岁那年,即他妹妹出生的同一年,他就被送到法国念书,从而学会了一口流利的法语。经过数年的学校教育,他在十五岁的时候随父母踏上了为期两年的欧洲之旅,所到国家包括荷兰、英格兰、法国、瑞士和奥地利。他游览了当时的许多著名景点,也不时被亲眼目睹的贫穷和苦难深深触动。可是,在父母游历英国期间,他被委托给温布尔登的一家寄宿学校,该校狭隘的、惩戒性的、恪守宗教信条的观念(与此前他所接受的教育形成鲜明对照)给他留下了持久的消极印象。这段经历对叔本华的性格和教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是一个血气方刚、争强好胜的学生,不肯屈服于周围的种种愚民行径,他也因反抗而似乎陷于相当的孤立。父母给他写信,在信中父亲对他的笔迹吹毛求疵,母亲则滔滔不绝地谈他们过得如何快乐,恳求他采取更理智的态度,但两人都不大愿意从他的角度看待问题。我们很容易把这种情形看做他后来生活的缩影。随着生活的推移,有一点变得越来越明朗:他的生活不会建立在与他人的亲密关系

之上。他开始把同伴比做一团火,“谨慎的人取暖时需保持一定的距离”(《叔本华手稿》第一卷,123),即便与他人共处也决心选择孤独,以免丧失自己的完整性。他后来撰文说,六分之五的人类只配受到轻蔑,但他同样也发觉人与人的交往有内心深处的障碍:“上天用多余的造化赋予我的内心怀疑、敏感、激情和骄傲,从而使它陷于孤立。”(《叔本华手稿》第四卷,506)他有抑郁的倾向,承认“我总是心怀焦虑,强迫自己去发现和寻找并不存在的危险”(《叔本华手稿》第四卷,507)。

一些描述叔本华性格的作者考察了他与父母之间的关系,他们的发现并不令人惊讶。父亲是一个焦虑不安、凡事苛求、令人生畏的人,望子成龙心切。约翰娜·叔本华(娘家姓特罗西纳)同样来自但泽一个成功的商人家庭,个性却大相径庭。她是一个活泼、爱交际的人,怀有文学梦想,最终成为了一个浪漫派小说家,使她在有生之年比儿子更出名。她在儿子的生活中是一个重要的力量,但他们之间的关系从未充满温情。在婚姻方面也是如此,正如她自己所写的那样,她觉得没有必要对丈夫“假装有炽热的爱情”,还声称丈夫也并不期待这种爱。海因里希·叔本华去世后,思想独立的约翰娜得以自由地追求文学事业。她迁居到魏玛,在那里成立了一个艺术和学术沙龙,常常引来当时许多社会名流的光顾。阿图尔与这个圈子中的一些人建立了联系,并从中受益。这些人当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有歌德和研究东方世界的学者弗里德里希·马耶尔,后者激发了叔本华对印度思想的毕生兴趣。然而,他与母亲的关系却有如疾风暴雨,乃至1814年母亲将他永远逐出家门,不再见他。

此事发生之时,叔本华已经放弃了父亲为他规划的经商业,并已踏上学术之路。1809年他去哥廷根大学求学,两年后又

迁到柏林。他上过各类不同的理科课程,最初曾想学医,但很快就被哲学强烈地吸引。哥廷根大学哲学家G. E. 舒尔茨建议叔本华从阅读柏拉图和康德的著作开始,对其研究生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虽然无论用何种标准衡量,叔本华已是博览群书、颇有学养的思想家,但仍可以公正地说,这两位哲学家的著作在他头脑中激发了从此以后塑造其哲学思想的根本观念。他从弗里德里希·马耶尔那里了解的印度教典籍《奥义书》是构成其哲学思想的第三个来源,后来他把这方面内容与柏拉图和康德元素加以混合,奠定了《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原创性。

迁到柏林后,叔本华听过施莱艾尔马赫和费希特的讲座。虽然这两人都是当时哲学界的重量级人物,但是按一贯做派,自视甚高的叔本华对他们有点不屑一顾,当然不会为了吸纳他们的思想才去听讲座。他的听课笔记和写在所读书页边的旁注(保存于《叔本华手稿》一书)表明他急欲反驳和争辩,而且,尽管还是个年轻学生,他的反应却表现出一种对自己的立场近乎不可思议的确信不疑。这也是一种后来基本不变的行为模式。叔本华学习时不注重与他人的合作,不愿与人交流思想,将自己置于审视之下。他在学习和写作时依赖自己的判断,将别人的观点当做原材料,用以加工成自己想要的模样。有时他把无法加以利用的东西贬损为垃圾,但他以一种嘲讽且诙谐的方式通常成功地使读者站到他的一边。如果没有这种坚定不移的决心,叔本华的成就将会大打折扣,但是这个优点却被一个缺点所抵消:对哲学家而言,多与人交流,多一些对话和自我批评意识,这是一个长处,而叔本华有时的表现却与此相反。

1813年,当叔本华准备撰写他的博士论文时,战争爆发了。叔本华厌恶打仗,更厌恶站在普鲁士一边与法国人打仗。他往

南逃到魏玛附近的鲁多尔施塔特市,在那里完成了他的第一部著作《论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该书为他赢得耶拿大学的博士学位,并于同年以五百册的发行量出版。该书研究的是一个陈旧的学术话题,即充足理由律(据此原理,一切存在的事物必有其存在的根据或理由)。书中简要回顾了哲学史上人们对此原理的研究方式,然后对各类不同理由给出四重解释。全书的系统构架来源于康德,叔本华显然吸收了康德的思想,尽管是不无批判的吸收。书中有一些出人意料的重要发现,足以开启新的哲学思路,并强烈预示其代表作将要表达的思想。叔本华始终认为《四重根》是理解其哲学思想的必读书,并在1847年对它进行修订,以便再版。

另一部早期发表的著作是1816年的《论视觉和颜色》。这本小书是他与歌德交往的结果,后者的反牛顿式的颜色理论发表于1810年代初期。在讨论这一理论的过程中,叔本华和歌德逐渐彼此熟悉。叔本华并未把它纳入自己的首要计划,但可以理解的是,他没有拒绝与有生之年可能遇到的最伟大的人物之一进行合作。比他年长四十岁的歌德赏识叔本华严谨的头脑,认为他拥有巨大的潜力,但歌德更关心的是在自己的学术追求上获得帮助,而不是培养叔本华的才能。他们之间的短暂合作是叔本华事业中的唯一一次例外——但其骨子里却没有成为某人弟子的打算。他自己的著作《论视觉和颜色》与歌德的思想有所偏离,他也毫不掩饰地认为该书更胜一筹。歌德淡漠的回应虽不至于令叔本华崩溃,却也让他感到失望,两人的合作关系随之冷却下来。后来他给歌德寄了一本《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并于1819年与歌德有过一次热情的会面,但此时两人已经分道扬镳。如歌德后来所言,他们就像两个握手分别的人,一个

朝南走，一个朝北走。

叔本华的真正目标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一卷中得以揭示。该卷完成于德累斯顿，发表于1818年，尽管扉页上注明的是1819年。叔本华在1813年的《四重根》一书中所进行的不带个人情感的康德式演练并未揭示其哲学的驱动力。该书没有回答有关痛苦和救赎、伦理和艺术、性、死亡以及生活的意义等问题，但这些领域已被纳入他关注的范围。搜集而成的《叔本华手稿》显示，他的最伟大著作经历了将近十年的创作过程。他对柏拉图和康德两人的思想加以改造，确信在普通意识与更高或“更好”的意识之间存在分裂，在后一种状态下，人的头脑能够穿透表象，领悟某种更真实的存在。这一思想蕴涵了美学和宗教的意义：叔本华在书中谈到，艺术家和“圣徒”都具备这种“更好的意识”——虽然我们应该立刻声明：他的哲学体系是彻头彻尾的无神论。他还敲响了悲观主义的基调之一，称我们在其中奋斗、渴求和受苦的普通经验下的生活，正是我们需要从中解放出来的状态。这些思想到1813年已在叔本华的头脑中得以充分确立。

使这部里程碑式作品得以成形的思想是有关意志的概念。在这部才华横溢的著作中，如其标题所示，叔本华提出世界具有两面性，一个是表象（*Vorstellung*）的或事物在经验中向我们呈现的那个世界，另一个是意志（*Wille*）的世界。据他论述，后者才是世界的本原，它处于局限着人类知识的种种表象之外。给意志下定义并非易事。先不妨说说它不是什么，这来得更容易一些。它既不是任何形式的思想或意识，也不将事物导向任何理性的目的（否则“意志”将成为上帝的代名词）。叔本华眼中的世界是漫无目的的。他的意志概念或许可以用如下观点给予



图2 青年时期的叔本华,1802年

最佳解释:朝着某个目标奋斗,人们只要记注意志在根本上是“盲目”的,且它存在于自然界毫无意识的各种力量之中。最重要的是,人类心理可以被视为分裂的:它不仅包括理解和理性思维的能力,在更深的层次上还包括一种本质上“盲目”的奋斗过程,该过程支配着我们本性中的有意识部分,但也可能与其发生冲突。人类在两种生活之间维持着平衡:一种是作为生物体在本能驱使下生存和繁殖的生活;另一种则是纯粹智性的生活,它反抗人的本能,渴望对“更高的”现实作超越时间的思考。虽然叔本华的确仍预想有一种听天由命的“救赎”,但他认为普通生存状态必然包含痛苦与厌倦的双重悲苦,坚信这是由人类

乃至整个世界的本质决定的,且本应如此。

许多人无法将叔本华哲学作为一个单一的、连贯的形而上体系加以接受。但从叙事的角度,以及在该体系有关世界与自我的各个不同概念之间的动态互动方面,它的确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和连贯性。与其把早期的著述视为所有后续著作的基础,不如把它当做一个早先的观点,它在新观点的比照下显得不够完善,并似乎受到新观点的削弱,但是后来却以改头换面的形式重新得到了确认。在这里有一种与同时代人黑格尔的方法表面上的相似,虽然一切与黑格尔有关的东西都令叔本华感到极度厌恶,而且在其他方面两人的写作也是大相径庭。托马斯·曼曾把叔本华的著作比做一首包含四个乐章的交响曲——以类似的心态来阅读此书不无帮助,可以在大量的“变奏”当中寻找基调上的反差和主题上的统一。当然,在文学构思和节奏的把握上很少有哲学家能够与叔本华媲美,也鲜有文风如此雄辩者。

尽管如此,这部伟大的著作在出版后的多年间几乎无人问津。叔本华感到苦闷,但他不是那种认为世人皆对唯他错的人;他毕生都坚信该书具有至高的价值。1820年,在以哲学教授黑格尔为首的教员面前试讲之后,他被授予了在柏林大学执教的权力。叔本华正式登上讲台,讲座的题目是令人惊愕的“哲学通论,即关于世界和人类思维之本质的理论”。可是他选择的授课时间与黑格尔重叠。有二百人出席了那位处于事业巅峰的教授的讲座,留给默默无闻的叔本华的听众则寥寥无几。后来几年虽然他的名字仍出现在讲座日程表上,但他再也不愿重蹈覆辙,就这样终结了自己的执教生涯。黑格尔所代表的是叔本华在哲学上厌恶的一切。他是一个职业型学者,善于利用叔本华所鄙视的体制权威。他维护教会和国家,而作为无神论者和个